

心廬對話

台北西區社 王子哲前社長 PP Heart

十九、或問：常聽人家說「人生如夢，一切皆空」。敢問如何解釋？

心廬答說：唐李白（701-62）詩：「浮生若夢，為歡幾何？」。唐白居易（772-846）也說：「百年隨手過，萬事轉頭空《自詠》」。宋蘇軾（東坡居士）（1036-1101）說：「人生如夢，一尊還酹江月《念奴嬌》」、「萬事到頭都是夢《南鄉子》」、「休言萬事轉頭空，未轉頭時皆夢《西江月》」。古今第一大才子的蘇文忠公，在飽經坎坷的官宦途中，方才悟出來的道理，難道還不夠智慧嗎？雖然人生如夢，命由前定，大家還是要「行為遵孔孟，思想尚老莊（林語堂先生名言）」，再加上佛陀所說的「戒貪、戒嗔、戒痴」認真快樂地度過此生才對。請不要認為這是消極的人生觀而氣餒。

美國詩人朗費羅（Henry W. Longfellow, 1807-82）在他那著名的詩篇〈A Psalm of Life（人生頌，或譯生命的禮讚）〉劈頭就說：「Tell me not, in mournful numbers, Life is but an empty dream!（不要以悲傷的詩句告訴我『人生不過是一場空夢。』）」，接著說「Life

is real! Life is earnest!（生命是真！人生是誠！）」。詩人雖然表面上說「人生不是空夢」其實詩人早知人生是夢，所以不要別人再提起！但是鼓勵人們真誠地活下去，不要消極，應勇敢地面對現實，雖然這個身軀終究要歸於塵土，但是靈魂則不然。人要快樂地活在當下，身內存好心，頭上有神明。（Heart within, and God overhead）

儘管人生是來做一場被安排好的夢，但是今生還是真、誠的。大家可以「君子居易以俟命《中庸》」、「立身行道」、「修善積德成福」去「築夢來生」，自然會有更好的夢。

紅樓終是夢。（清曹雪芹著有《紅樓夢》）
一切總成空。（明楊慎《臨江仙》：是非成敗總成空）

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《般若波羅蜜心經》
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。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

廿、或問：現今年輕人，在社會傷害別人，在家裡甚至殺父弑母，不知如何管教才好？

心廬答說：子女會犯錯，大部份是父母過份地溺愛所致，當然父母的舉止行動，不足為子女的模範也是原因。俗話說：「棒下出孝子」，以前日本人也喜歡學中國人這一套管教方法（最近日本內閣已明令禁止父母體罰子女）。但是管教歸管教，實際上父母與子女雙方互相的業報才是主因（詳見心廬對話第十五），父母自己還是要反求諸己，儘量行善以消業，才會更有效。信佛的人就遵行民初名僧印光法師所說的：「竭誠念佛就能消業。」

答怒廢於家，則豎子之過立見

報載新加坡政府擬允許學校以「鞭打」的方式體罰學生。這種作法表面上看似野蠻，實則意義深長。以鞭為罰具，容或有再議之處，而以體罰來管教學生，則是中國數千年來的一種教

育方式之一，就是時代如此進步的今天，還是不能以落伍視之。

「笞怒廢於家，則豎子之過立見」，語出南北朝北齊顏之推所著的「顏氏家訓」一書。意思就是說如果家中不以打罵來管教孩子的話，孩子的過錯就會馬上發生。此語最早見於戰國時代秦相呂不韋的「呂氏春秋」，原文為「家無笞笞，則豎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」，今日的兒童教育學家對孩子的管教大部份主張廢除體罰，曉以真理，希望孩子能從中領悟，行為就能中規中矩不犯錯，此說固然是正確，但是在孩子成長過程中，如果放任孩子，沒有一些賞罰的規則，甚至放棄以體罰來管教孩子的話，有一天孩子走出社會，觸犯了法律，則家長及孩子都會悔之晚矣。

父母打罵自己的孩子，是最不得已的事情，所謂打在手裡，痛在心裡。其痛苦是有兩層的，一是，自己的孩子會犯錯，心裡失望；一是，雖然只是皮肉之痛，但也是打在自己的骨肉身上，其痛苦絕不是為人子女者所能瞭解的。孩子在家裡沒受過打罵，甚至一直受家人寵慣了的話，一旦進入社會工作就比較會出問題。工作上一旦有不如意的事情，就不想作下去；遇到上司的指責，有的是悶悶不樂、意志消沉，甚至有輕生的念頭；有的是與上司吵架，甚至打傷上司，而毀了自己的前途。

孩子還小的時候，不懂是非，全靠父母灌輸正確的觀念及教導正確的作法。孩子做錯事的時候，情況較輕的，就以規勸或責罵來糾正；情況嚴重的，就不惜施之以體罰。這裡最重要的是，以不打傷孩子為基本原則，因為父母親一時氣在頭上，容易出手過重，造成不必要的傷害。父母親之間一定要互相配合，方能得到最大的功效。（自立晚報 1994.10.9）

廿一、或問：如果自己的孩子不想繼承父親的事業，應如何處理？

心廬答說：在台灣，這不是常見的事情，反而在外國多見，因為外國的年輕人較有主見，想創業，故不想繼承家業，這也不完全是壞事。如果下一代不想繼承，可找專業的經理人來經營，反而各得其所呢！

家業

一個家庭，其真正在經營，且賴以維生的事業，就是家業，而絕大部份的家業是家族的企業。一般人都羨慕有家業可以繼承的年輕人，因為他可減少二十年的奮鬥，但是我發現家族企業常常會帶給繼承者很大的麻煩。

家族企業由於父執輩的胼手胝足，破除萬難，辛苦建立起來，但是這種企業本身是不是有光明的未來或是一種夕陽的企業呢？如果是前途看好的企業，當然可以再接再勵營運下去。如果是一種夕陽企業，就面臨了是否要繼續經營或轉變企業形態的問題。做父親的把一個前途不看好的企業加在一個年輕人的身上，就會成為他很大的負擔。一個人事業在開創時候，雖然很艱苦，但是由時間的累積而得到的成功常常讓人忘掉他多年的辛苦。數十年經營的企業，一但加諸在沒有經驗的年輕人身上，除非他願意認真去學習，否則是很痛苦的，有時，繼續維持下去還要比創業困難，這就是所謂守成不易。如果遇到年輕的繼承人，以為作生意很簡單，坐在辦公室打幾通電話，就可日進斗金，這個企業是離失敗已經不遠了。如果一個年輕人，有其他的天賦及抱負，不想在生意場上打拼的話，繼承家業正好埋沒他的才華以及葬送他的一生，這是非常可悲的。

國人喜歡把家族企業傳給自己的兒子，不管他賢能或愚笨、適任與否一概不加以探討或研究，就讓他接任高級主管，這就是家族企業不能永續經營的主要原因。根據統計報告，公司開創五年後，只有一半存在，十年後只有十分之一能夠經營下去，可見經營一個公司是非

常困難的。在一個家庭裡，父母親忙於公司的經營常常忽略孩子的管教，等到發現孩子變壞了，那時後悔也來不及了，更是得不償失的。古時漢朝太子太傅疏廣說：「賢而多財則損其志，愚而多財則益其過」，意思就是賢能的子女因為有很多的錢財，反而失去了奮鬥的志氣，而不肖兒女因為擁有更多的錢財，反而增加他們的過錯。疏公之言是多麼充滿智慧啊！

一個家的永久興盛，在於有賢父母。子女或賢或愚，為人父母內心應有所察知，所以不合時代或不合子女個性及能力的企業，就應該結束，不應墨守成規，一定要他們繼承家業。同時父母應該運用自己的 interpersonal 關係好好地幫助子女，開創他們自己的將來，這才是真正賢父母所應做的事情。

對沒有家業可繼承的人來說，他們雖然要比別人更加辛苦奮鬥，但是由於沒有包袱的束縛，反而更有多方面的發展機會，展現自己的才華，享受到創業及成功的滋味，這未嘗不是一件好事。（中央日報 1997.9.19）

廿二、或問：現今學習專業，不像以前「師徒制」講人格與技術兼顧。請問有何利弊？

心廬答說：所以以前的學生一定要遵循師父的格調，方不致違反師門，這就是所謂的「師承」。日本人對此非常重視並繼續維持發揚光大。但在美國，學術、研究是自由的，所以進步得很快，但個人的人格就要靠自己的修為了。

師嚴而後道尊

在日本東京，丹下建築事務所是有名的，要進入該公司服務是非常困難的，必須是著名大學的高材生，還要透過有名望的人的推薦，方能進去服務，第一年並沒有分配到設計方面的工作，

只是在公司裡做些應對進退的雜務，例如請問公司的前輩職員午飯要吃什麼東西：「日本便當或是中華料理？」等，有的人不能忍受這種待遇而半途離職，有的人則以此為磨練，終成大建築師。

唐朝禪宗五祖弘忍在黃山講經，識字不多的惠能遠來求教，五祖即命他到槽廠破柴推磨，只做些雜事而已，八個多月還不能入室，以後惠能呈上有名的四句偈「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台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。」五祖乃為他說金剛經，惠能當即頓悟，五祖並秘授衣鉢給惠能，惠能即為後來的六祖。

漢朝馬融，是當時非常有名的學者，由全國不遠千里而來求教的人非常多，裡面有位名叫鄭玄的年輕人，求學三年，還沒有機會見到老師一面，三年之間，都是由資深的學長來教導，但是鄭玄也非常認真用功，毫無倦怠及怨言。有一次，馬融集合許多弟子討論學問，聽說鄭玄很精於算術，就在樓上召見他，鄭玄也趁此機會請教許多有疑問的地方。以後鄭玄就辭別老師回去故鄉。馬融感嘆地說：「鄭生今去，吾道東矣。」以後鄭玄成為漢朝有名的大學者，學生自遠方而來的達數千人之多，著有「天文七政篇」、「六藝論」、「毛詩譜」及許多註疏。

以六祖的慧根，五祖還要先磨練他，以鄭玄的才能，師事馬融，三年還不能一見；古時做老師的門牆，不是太高峻了嗎？殊不知師道如果不尊，那麼學生就不能接受磨練。今日做老師的，多在短短的時間內將專業的知識傳授給學生，很少注重灌輸給學生做人的道理，而學生也只求考試及格，日子好過即可，也沒有接受磨練的精神，在這種教育方式下要養成好的學者是很難的，這就是有成就的大師愈來愈少的緣故吧！（中央日報 1992.12.4）